



美國人權如此不堪 有何資格制裁他人？

議事論事

梁斌

美國人權到底有多糟？昨日國務院新聞辦發表《2023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讓世人看到美國這個自詡為「世界自由領袖」的國家，其人權狀況到底有多不堪：從每年超過千人死在警察槍下，到婦女兒童權利遭嚴重踐踏；從嚴重的種族歧視，到大規模監禁和強迫勞動等等。這樣連最低人權都無法保障的國家，居然還敢天天攻擊抹黑其他國家，甚至連香港都不放過，不斷以「人權自由」之名叫囂制裁。如今的美國，大概像穿上「新衣」的國王，全不知已成世界恥笑的对象，猶自對着鏡子「顧影自憐」。

過去兩個月，美國各地大學校園內爆發的反戰示威，遭到軍警的強力鎮壓，大批學生被捕，記者及無辜途人受牽連，當局甚至不惜通過一條《反猶太主義意識法案》，讓世人看到了美國當局是如何「尊重自由」「尊重民主」。如果說3年前的

國會山莊騷亂，讓世人看到了美國脆弱的民主體系，那麼其後的「黑命貴」等事件以及當前對以色列戰爭罪行的包庇縱容，則讓世人看清了所謂的「世界自由領袖」的真面目。

5月10日，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發表所謂的年度報告，除了對中國新疆、西藏進行大肆抹黑外，着墨最多就是香港的所謂「人權自治權倒退」情況。委員會更建議，美國政府應「堅決地」推出制裁措施（employ more robustly the sanctions），針對的應是金融機構、檢控官、法官和其他參與破壞香港自治和人權的人士。

這份長達373頁的年度報告中，抹黑香港在2023年的「人權狀況」，聲稱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破壞了司法獨立。香港行政長官和警察在執法上出現權力過度和不受限制，在界定何謂國家安全的問題上亦缺乏法律上的確定性和域外適用的理由，云云。

如果放在5年前，這份報告出台後大概會得到一些掌聲，畢竟「世界自由領袖」說的話又怎麼會錯呢？但時代已經變了，美國還是那個蠻橫霸道的美國，世界早已不是那個世界。美國想批評他人，請先自己照照鏡子，一個連基本人權都無法保障的國家，有何資格對他人說三道四？

每年逾千人死於警暴之下

美國當局攻擊香港警方濫用權力，但世人看到：警察濫用暴力致死人數居高不下，警察執法問責制度形同虛設。美國警察2023年至少殺害了1247人，平均每天至少有3人被警察殺害。警察內務部門往往更熱衷於為同僚開脫罪責，而非對不當行為開展調查，致使警察難以受到追責。美國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的官方死亡統計數據庫中，超過一半的警察殺人事件被錯誤地標記為「一般兇殺或自殺」。

美國當局攻擊香港打擊「異見」，但

世人看到：美國政府當局肆意恐嚇、威脅持不同意見者。美國當局濫用權力監控公民隱私。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指出，美國《涉外情報監視法》範圍過於寬泛，允許美國執法人員任意監視外國人的電子通信。布倫南司法中心網站指出，十幾年來，紐約警察局濫用社交媒體從事非法活動，包括監視公共集會、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跟蹤公民個人及其聯繫人等，而這些行為並未受到監督和問責。

美國當局攻擊香港缺乏人權保障，但世人看到：美國至今未批准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更是聯合國會員國中唯一沒有批准《兒童權利公約》的國家。美國憲法迄今沒有禁止性別歧視的規定，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判處兒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國家。美國每年有數千名寄養兒童失蹤，審計發現46個州購報了約3.48萬例寄養兒童失蹤案件。

這樣的美國，非但不自省、不認錯、不改正，反而瘋狂攻擊抹黑其他地區，是

什麼給了美國當局這種「勇氣」？美國《國會山》日報網站曾發表文章揭露美式人權真面目，批評美國政府有選擇、政治化地執行人權法律和政策。服務於寡頭利益的美國政治，對內無力也不願捍衛普通公民基本權利，對外恣意以人權為武器攻擊他國，在國際社會製造對立、分裂和混亂，業已成為全球人權發展的攔局者和阻礙者。

美國長期標榜言論自由，也長期奉行雙重標準，用所謂「自由人權」的空洞政治口號和虛偽道德面具來掩蓋政治操控和社會不公。在美國國內，政治鬥爭踐踏言論自由，新聞干預威脅言論自由，社交媒體侵犯言論自由。在國際上，美國幻想繼續「惡晒」，用霸權霸道霸凌阻礙國際關係民主化，用誣衊造謠抹黑破壞國際輿論環境。正因如此，美國已經沒有了任何「道德高地」，更沒有任何值得稱讚的「意識形態」，正如當年撤離阿富汗一樣，剩下的只有一地狼藉。

打造領先的創科「孵化器集群」

智庫專欄

郭凱傑、王鏡淇

政府在《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提出目標於2030年把在共享工作空間、創業培育中心及加速器內營運的初創企業數目，從現時約4000間增至7000間，同時培育出30間獨角獸企業，助力本港創科生態鏈發展。要加速達成這個目標，就必須運用企業孵化器的力量，推動初創企業技術轉移及成果商品化。孵化器有助提高企業家獲取產業資源、建立商業網絡的能力，在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指導下，完善產品設計及商業策略，提升其行業競爭優勢，協助企業家把想法落地生根。

近年隨着初創企業數量上升，孵化服務機構的數量隨之增加。根據投資推廣署的數據顯示，本地共有4257家初創公司，較2019年增加了43%，初創公司數目及僱員人數均創歷史新高。這些初創企業分布在132處共享工作空間、孵化器及加速器。

公營孵化器一直以香港科學園及數碼港為首，筆者發現，即使現時有更多的私營孵化服務機構可供選擇，近85%本地初創企業仍在公營孵化器內進行孵化，孵化器生態向公營傾斜。

縱觀全球各地初創生態發展蓬勃的地區，如美國和內地，均有一個私營主導的孵化生態系統作其支撐。兩地孵化圈在成熟的進程中，不約而同地從政府主導過渡到私營主導：從最初單純為初創企業提供場地、基礎設施和服務，後因風險資本的投入得以逐漸擴大其功能，提供更具針對性的增值服務和指導；到後來，各類具有獨立投資能力的孵化服務機構更應運而生，為各式各樣的初創企業開拓更多融資渠道和服務，利用市場化的運作促進孵化圈的可持續發展。

反觀，香港的孵化生態圈的發展多年來停滯不前，某程度受制於公營主導。香港科學園及數碼港作為獲國家科學技術部認可的「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多年來一直大力推動香港創科發展，培育及資助本地具潛力的初創。但公營孵化器的運作難免受制於繁瑣的程序及管理架構，無法因應市場轉變靈活作出調節，制約了初創企業的發展。

反之，私營孵化器以市場主導，背後

通常有活躍的風險投資資本支持，較大動力擴大初創企業規模。全球化的孵化集團更掌握廣泛的行業資源網絡，能為企業與海外投資者穿針引線，策略性地為其搭建所需的人脈網絡，帶來更多的投資和收購機會。

因此，孵化器圈的發展需要由政府主導轉變至私營主導；要使生態更趨多元化，引入國際性私人孵化器為關鍵的一步。

事實上，行政長官在去年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出，吸納更多海內外知名的初創服務機構落戶香港。筆者認為，新田科技城作為未來香港創科發展的核心，匯聚不同領域的初創企業和重點科企，是建立孵化器集群的不二之選。政府可擔當領導規劃的角色，引進世界級的私人孵化器，如Techstars、500 Global、Y Combinator等來港發展。

引進世界級私人「孵化器」

基金會早前發表的《優化各界資源協作 推動香港初創發展》的研究報告中提出了針對國際孵化器在財務、營運和戰略需求等方面全面的支援措施：

- 1) 推出具吸引力的政策條款：以悉尼科技中心區（Tech Central）為例，新南威爾士州政府提供3年期的資金、資源和政策支持，成功吸引國際知名的孵化器Techstars落戶。香港可以借鑒成功經驗，為其提供初始免租期和其他增值服務如人才對接等；
- 2) 提供協調服務和財政支援：香港可參考上海市和深圳市的孵化器培育和管理方案，設立服務專員負責協調和解決孵化器的需求，同時補貼施工前營運開支，增加其落戶香港的誘因要使創業想法成功落地發芽、成長到開花結果。創業之路困難重重，單憑創業家一己之力難以面對所有難關和挑戰。孵化器能在初創發展的道路上為其「傳道授業解惑」；建立孵化器集群能夠促進跨行業合作，推動商業化進程，使本地初創企業連通國際。政府亦可邀請本地孵化服務機構如「香港人工智能及數據實驗室」（HKAI LAB）和「高諾國際加速器」（G-rocket）等在新田科技城設立分部，促進本地和全球孵化公司的協同合作，加速本地孵化生態圈的多元發展。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助理研究員

施政需以民為本以事實為依歸



議論風生

車弘健

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以來，積極應對各方面的挑戰，努力達至良政善治，更成功落實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成績有目共睹。面對新時代的轉變，政府將施政重點放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讓市民感到社會發展帶來的幸福感，這是正確的方向。筆者認為，政府在施政過程中，既要落實行政、立法的法規規定，亦要考慮社會實際情況，不能為市民帶來不必要的困擾，增加社會成本。

事實上，政府施政的目的，是要整合及分配好社會資源，讓社會得到發展，市民感覺幸福。筆者想用最近兩個例子，來說明政府在施政上、處理社會爭議中扮演的角色。

立法會在2021年8月通過《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在2023年底實施，其後延遲至

2024年4月實行。

惟政府公布後，引起社會熱議，不少市民反映指引不清楚，配套不完善。政府接受市民意見，今年1月宣布垃圾收費押後至8月1日實行，並在4月1日於14處地點推行「先行先試」計劃。筆者認為，法例的立法原意是良好的，主要原因是香港的三個堆填區預計在未來數年飽和，同時推動企業和實踐減廢回收，帶動綠色就業，減少碳排放等。

政府在推行8個星期「先行先試」計劃後，日前宣布暫緩在8月1日實施垃圾收費計劃，並表明會推行一系列工作，包括增加回收配套；加強公眾教育和宣傳；研究如何優化垃圾收費計劃等，會在明年中向立法會匯報。

筆者認為，政府作出有關決定是實事求是的做法。事實上，推動環保工作亦是大勢所趨，但政府須考慮落實法例的時機，例如是否有足夠配套、市民接受程度等，因此，政府今次的做法可以將對市民的影響減至最低，是負責任的做法，亦體現了良政善治。

另一個社會爭議的問題是士服務。

士服務一直為人詬病，立法會去年底通過《2023年道路交通法例（提升個人化點對點交通服務）修例草案》，引入了的士車隊管理制度，並為濫收車費及拒載等4項的士司機罪引入2級制罰則。

事實上，不單是香港市民需要的士服務，海外及內地旅客對的士的需求亦甚殷切。因此，的士能否提供優質服務，影響的是香港整體形象。為了解決現有問題，社會上有人提出盡快規定強制在所有的士安裝中央的雲端攝錄系統，同時，更希望參考內地網約車平台的做法，引入競爭，從而整體改善的士服務。

筆者相信，大部分現行的士司機都是守法市民，問題是只要有小部分害群「黑馬」的出現，就會令整個行業受影響。筆者一方面完全支持的士車隊的成立，為市民提供更好服務，政府亦要考慮是否提供經濟誘因，鼓勵更多的士司機加入或組成車隊。另一方面，筆者建議政府盡快為引入競爭進行諮詢，讓市場力量糾正並解決現有的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第一常務副會長

優化「2元優惠計劃」的可行性



靜思明路

陳進雄

「2元優惠計劃」自2012年推行以來，一直受到長者和符合資格的殘疾人士的歡迎。計劃允許受惠人士以每程2元的票價搭乘港鐵、專營巴士、專線小巴等公共交通工具。2022年，受惠年齡從65歲或以上，放寬至60歲或以上人士。根據政府數據顯示，計劃的開支由2021/22年度約12億港元，增加至2023/24年度的40.5億港元，今年度的預算開支增至60.1億元。隨着人口老化和政府財政赤字加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已要求相關部門檢視「2元優惠計劃」和「公共交通費用補

貼計劃」的運作，讓計劃可以財政上可持續模式繼續提供。

「2元優惠計劃」是一種社會責任，回饋曾為香港作出貢獻的長者，並為社會上較弱勢的殘疾人士提供一點支援。市民獲得福利永遠不會嫌多，但市民也要理解政府需要平衡財政狀況，量入為出。筆者認為，政府在檢視相關計劃時，要注意維持福利政策的穩定性和持續性，以及受惠人士的需求等。在檢視過程中不要陷入「2元陷阱」，不可只考慮收緊優惠年齡與否，因為現時環球經濟不景，香港的經濟並未回復到疫情之前，如大幅調整優惠，恐怕會招致市民抱怨。政府可探索其他選擇，例如：

調整長途車優惠。保留原來的2元乘車優惠，但當車費超過10元時，可將優惠調整為原價的一半。這樣可避免一些

市民長車短搭，浪費公帑。

限制使用次數。2018年數據顯示，受惠人士一年平均乘搭次數約400次。依實際需求情況，2元優惠的次數可限制在每月40次，之後需付正價或高於2元的特惠價。這既可以滿足大部分受惠人士的需求，又可以降低政府財政支出。

分時段實施。在繁忙時段可取消或調整優惠票價，減低繁忙時段的運輸壓力，也可避免優惠在工作上被濫用，破壞優惠的初衷。

以上只是一些可能的選擇，相關部門在檢視「2元優惠計劃」時可作綜合考慮，平衡財政可持續性、社會公平性及市民的感受。同時，當局也要加強與市民溝通，讓他們了解政策背後的考量和挑戰，以獲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民主思路理事

百年變局熱戰與新冷戰交織加劇



知微篇

周八駿

2024年5月2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稱，俄羅斯願與烏克蘭重啟和談，但談判須基於「常識」和承認「當下事實」。普京並質疑澤連斯基作為烏克蘭國家元首的合法性，因為對方的合法任期已於5月20日結束。澤連斯基迅速否定與俄重啟和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熱戰與新冷戰交織加劇。

第一，俄烏衝突與中東危機相交織。2023年5月和2024年3月中國政府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兩次斡旋，訪問的是俄烏衝突直接相關方——烏克蘭、俄羅斯，以及波蘭、法國、德國、歐盟總部（按：兩次次序有所不同）。

相比較，2024年5月3日至9日，李輝就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開展第三輪穿梭外交，訪問的是土耳其、埃及、沙特和阿聯酋；訪問前後，李輝同巴西、南非、印尼、哈薩克等國官員進行溝通。反映俄烏衝突已與中東危機關聯，皆為全球所關注。

第二，中東危機不易克服。2024年5月16日，中俄兩國元首在北京簽署並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在兩國建交75周年之際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關於中東問題的表述是——「雙方主張維護中東地區和平穩定，反對干涉地區國家內政。雙方支持在以『兩國方案』為關鍵要素的公認國際法基礎上全面、公正、持久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期待看到建立以1967年邊界為基礎，東耶路撒冷為首都，與以色列和平安全共存的獨立的巴勒斯坦國。」

請注意：「期待看到建立以1967年邊界為基礎，東耶路撒冷為首都，與以色列和平安全共存的獨立的巴勒斯坦國」，表達的是「希望」。

所以，在我看來，第六次中東戰爭將與俄烏衝突相交織而持續相當長時間。2024年5月20日，賴清德就任台灣地區領導人，發表「台獨」講話。賴清德不僅公然宣稱「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台灣也是國家名稱」，而且攻擊「中國」是全球和平最大挑戰，「併吞台灣的企圖不會消失」，呼籲「強化國防力量」。稍具政治常識者都明白，賴清德封死了台海和平前途。大陸理所當然的回應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持續位台島周邊開展「聯合劍刺-2024A」演習，震懾「台獨」分裂勢力。至今，百年變局三大地緣政治熱點——

歐洲、中東、東亞，前兩個已陷入熱戰而相互交織，第三個熱戰風險趨升。

與此同時，美國對中國的新冷戰惡化。2024年5月下旬，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歐洲拋出拜登政府欲推動全球與中國脫鉤的計劃。

5月21日，在德國法蘭克福，耶倫向歐洲銀行界領導人舉行圓桌會議前發表演說，闡述三點：一、逃避美國對俄羅斯制裁的操作，已發生在中國、阿聯酋和土耳其，也正發生在中亞、高加索和歐洲。二、不僅實體企業向俄羅斯提供幫助，而且，相關國家的銀行界也向俄羅斯提供幫助。三、耶倫要求歐洲銀行確保其海外分支機構嚴格執行制裁法規政策，尤其在高风险的司法管轄區。

這是美方與中國等國家金融脫鉤的最後通牒，表明美國欲按支持或反對俄羅斯

來分裂世界。

同日，耶倫在德國法蘭克福金融管理學院發表演說，不僅攻擊「中國過剩的工業產能」威脅美國和歐洲的企業，呼籲美歐建立跨大西洋聯合，以「戰略性方式」回應中國的「產能過剩」，以保持大西洋兩岸製造商的生存能力；而且，挑撥中國與「全球南方」的關係稱，「中國的產能過剩」威脅新興市場國家的工業發展。耶倫說：「如果我們不團結一致地作出戰略性反應，我們國家乃至全世界企業的生存能力，都可能受到威脅。」

5月23日，耶倫在意大利出席G7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前舉行新聞發布會，號召「以市場為導向的國家」對中國主導的產業政策豎起一道「反對之牆」。拜登政府欲在全球構建與中國脫鉤的反華同盟。資深評論員、博士